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8年4月20日 (第167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荣鼎报告解读2017中美投资“双行道”

2017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为434亿美元，较2016年下降28%。中美两国中小企业投资动力依然强劲，双向投资依然有发展空间。双方须妥善处理两国的政策分歧和各自的焦虑，以维持双边投资发展的良好势头。

美朝关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知觉与错误知觉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在与外部敌人打交道时头疼的问题，美国在处理对朝关系时尤为如此，因为错误知觉带来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中美关系

超越竞争：蓬佩奥的对华战略应基于“四个维度”

美国威尔逊中心网站3月27日登载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戴博（Robert Daly）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表明，美对华战略发生历史性转变，但“竞争”不应被过分夸大，被提名为新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应超越竞争，寻求中美关系可持续、非敌对发展，其对华战略应基于“四个维度”：

第一，基于美国愿景。相比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发展陷入停滞，为此，蓬佩奥需要打破现状，在遵循美传统和切实评估美实力与不足的基础上建立新愿景，并说服总统根据新愿景制定、实施更有效的国家战略。

第二，基于全球关系视野。随着中美在价值规范、市场、国际体系、太空、网络等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以及中国在非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美国必须摒弃激进民族主义倾向，扩大在全球的外交与投资活动。

第三，中美关系转型。美国的实力和经验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必要时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必不可少。相较于以往，接触还需要有战略考量。但同时，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过分强调中国威胁或过分强调接触都不可取。

第四，超越竞争。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美国的主要地缘战略挑战是正确之举，但中国挑战不能被过分夸大。将中国定义为威胁、警惕中国影响力并为此摩拳擦掌是不够的。特朗普政府虽表明了对中国的态度，但并未明确其目标，未提及怎样的调整和妥协有利于美中双方在更高互信的基础上展开竞争与合作。敌对策略不是美国的最佳选择，蓬佩奥需超越竞争思维，促进中美关系

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美国欧洲盟友及伙伴的关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埃里克·布拉特伯格 (Erik Brattberg) 近日向美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专家证词, 内容涉及中国近年在欧洲的经济政治活动、欧洲对此的反应、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以及一些政策建议。

布拉特伯格称, 中国过去十年在欧洲的经济活动不断增强, 对欧直接投资从 2008 年的 10 亿欧元飙升至 2016 年的 350 亿欧元, 收购欧洲战略性行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大企业、持续投资欧洲现有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为新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等。

面对这一形势, 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 很少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欧洲决策者基本都从商业视角来看待中国。总体上, 对欧洲人来说, 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 某些情况下也是潜在威胁。而有迹象表明, 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正比以前变得更加清晰和现实, 他们逐渐意识到, 中国既没有变得更加自由, 也没有变得更加开放。

布拉特伯格称, 尽管目前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存在还处于初期阶段, 美国仍应警惕中国“分裂欧洲”的潜在意图, 进一步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具体而言, 美国应就中国问题加强跨大西洋对话, 增加在中东欧的投资, 同时避免制定相互矛盾的经济政策, 因为美欧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如何赢得对华贸易战?

美国 Politico 政治新闻网站 4 月 7 日载文称, 正如特朗普

所言，美中贸易战并未开打，现阶段仅停留在口头层面，这对各国而言是件好事，因为赢得贸易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打。

特朗普政府对华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是报复中国多年来转移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终结中国对美知识产权侵犯并不能确保美国未来的竞争力与繁荣，也不会让中国进一步对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另外，贸易数据也存在很大问题，人们倾向关注数百亿的贸易逆差，但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是由美国企业组装完成后，再运往美国销售。对华关税的最大难题是，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美国产品出口市场，或许也是美国服务最大的潜在市场。

伴随着其他经济中心的崛起，美国的核心地位已非同往日。现在其他国家和企业都有更多的选择和市场，美国越是制造摩擦，其他的选择就越具有吸引力。若投入贸易战，美国不一定会变得更强大，中国的实力也不一定会被削弱。特朗普赢得贸易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打贸易战。

荣鼎报告解读 2017 中美投资“双行道”

2017 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为 434 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28%。中美两国中小企业投资动力依然强劲，双向投资依然有发展空间。双方须妥善处理两国的政策分歧和各自的焦虑，以维持双边投资发展的良好势头。

美国荣鼎咨询集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最近联合发布了《双行道：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趋势（2018 版）》报告称，在政治氛围趋紧的情况下，美中两国中小型企业投资动力依然强劲，双向投资依然有发展空间。但要维持双边投资发展的良好势

头，必须妥善处理两国政策上的分歧和各自的焦虑。

荣鼎集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已经连续三年追踪研究中美双边投资问题，今年的报告尤为关注如何看待和应对最近几年甚嚣尘上有关双边投资的负面言论。报告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2017 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为 434 亿美元，与 2016 年的 600 亿美元相比下降了 28%，但依然是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年份。下降原因是中国对美投资额从 2016 年的 460 亿美元减少至 2017 年的 290 亿美元。若不是 2016 年中国宣布的价值 180 亿美元的收购在 2017 年完成，下降幅度会更大。2017 年美国对华投资额为 140 亿美元，与 2016 年的 138 亿美元相比几乎保持不变。

资金流向依然不平衡。2017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是美国对华的两倍。不过，从 1990 至 2017 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累计交易额看，美国企业在华投资（2560 亿美元）依然远超过中国企业在美投资（1400 亿美元）。

监管因素是导致双向投资下降的主因。中国对美投资下降的原因是，中国收紧了对对外投资的管制。新规定主要针对娱乐业、房地产、酒店业和个人消费产品及服务行业，而在高科技行业 and 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相关的产业（交通和基础设施）上，大多数产业部门投资保持稳定或出现增长。

由于美国改变了评估威胁的方法，以及新政府过渡期超出以往，CFIUS 对受到政府支持的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收购审查愈发严格，在与当前国防能力（半导体）和未来国防应用（“新兴关键技术”）相关的领域尤为如此。据估计，2017 年有超过 80 多亿美元的交易因 CFIUS 的疑虑而终止。保护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和完整也成为 CFIUS 评估中国收购活动的重要考量。

2017 年，中国在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市场准入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离外商预期还有一定距离。2017 年美国对华直

接投资基本保持不变。在新开放的消费者相关产业（例如游乐园）以及受产业政策和本地化政策驱动的行业（例如电动汽车、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服务），美国投资势头强劲，私人股本公司和其他金融实体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关注的仍是中小型交易。2017年的大额投资都来自大型跨国企业，它们的投资受产业政策（半导体）或本地化要求（云计算）驱动。

随着对资金外流的担忧有所缓解，中国发出放松对外投资管制的信号。然而，原本临时性的限制措施被写入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式规则，使得中国可以在任意时间干预交易。在吸引对华投资方面，潜在外国投资者怀疑中国是否认真考虑为非本地企业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美国，重新调整战略方向将对未来的双边投资产生巨大影响。如果美国关注的只是狭义上的国家安全，那么美国在加强风险审查的同时仍可以迎来中国投资的大幅增长：如今的投资水平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是不匹配的。然而，如果美国超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程度严厉打击中国在美经济活动，美国将错失好机会。

国会计划改革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作为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威胁的“301”调查的一部分，白宫计划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传统上的温和派包括商界并未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在安全审查加强的背景下，双向投资仍有继续增长的空间，但是战略冲突风险正威胁增长前景。

虽然特朗普政府采取对华采取强硬立场让美国盟友感到反感，但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大多数关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是一致的。当其他发达经济体以与华盛顿相同的方式审视自身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关系，处理安全关切的共同方案可能会浮现。最终，建立涉及跨境直接投资的多边框架可能成为最有效的方案。

美国外交

美媒：特朗普的“好友”安倍开始后悔了

美国 Politico 网站 4 月 1 日载文称，日本政府一直将日美关系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位，而特朗普入主白宫 14 个月以来却让日本有些失望甚至后悔，以下三方面说明日本在美国身上所下的赌注出了岔子：

第一，贸易战升级。特朗普上任后，首先让安倍措手不及的是他宣布美国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后，特朗普宣布了一系列征收关税的举措，包括分别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而日本却不在关税豁免国之列。

第二，“巴结”朝鲜。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不断变化的处事方式令安倍无所适从，他一开始对朝发表“怒与火”的言论，现在又同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一方面，安倍担心特朗普对朝动武，导致处于朝鲜攻击范围之内日本遭受报复性打击。另一方面，安倍也关注“特金会”是否会在半岛无核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美国是否会从韩国或者冲绳撤军。

第三，靠近中国领导人。特朗普似乎很喜欢政治强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成为特朗普最喜欢的“强人”。尽管历任美国总统都将日本视作最亲密的亚洲盟友，但现在日本开始担忧特朗普可能在酝酿将重心转向中美关系，这将会令日本的地位下降。

近来，安倍的支持率下滑到了 30%，除了受国内政治丑闻影响之外，还有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带来的负面效应。分析人士称，安倍向特朗普靠近带来的全是负面影响，一点好处都没有。

美国鹰派常以五个借口来发动战争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4月2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称,在民主国家,如果领导人想要发动战争,他必须令民众相信战争是必要且明智的,美国鹰派分子经常用以下五大论点来为战争正名:

第一,危机在不断加剧。预防性战争的基本逻辑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战争即将到来,现在作战比拖后要好。因此,好战者会向公众宣扬,美国正面临多股反对势力,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扭转不利局势。

第二,战争很容易且胜利唾手可得(前提是现在就开始行动)。这意味着要说服人们,美国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战事升级的风险都在掌控之内,战争可能的结果也容易预测。

第三,战争能解决所有(或至少大部分)问题。主战者通常会承诺胜利能立刻解决许多问题,反之,若不立刻采取行动会带来严峻后果,包括导致权力平衡不利于美国,其他国家质疑美国的决心和诚信。

第四,敌人既邪恶又疯狂。鹰派会大肆将对手描绘成邪恶的化身,以说服公众敌人道德败坏、敌对立场难以动摇,而且经济、军事力量以及盟友网络不足以对其产生威慑效果。

第五,和平是不爱国的表现。主战者会借着星条旗,指责那些对武力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够爱国。譬如,越南战争期间,前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称反战人士为敌人提供援助。当政府想发动战争,它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威胁怀疑者,或是将他们边缘化。

此外,沃尔特还写道,如果特朗普想要发动战争,伊朗最有可能成为目标。原因有二:其一,朝鲜拥有核武器,而伊朗没有;其二,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会令中日韩三国陷入紧张。

美学者：特朗普缺乏连贯的叙利亚政策

4月14日，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发起空袭，以回应叙利亚此前发生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华盛顿邮报》载文称，美总统特朗普只是为故事取了一个抢眼的标题，即除了摧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外，美国正在回应化武，但他并没有讲述故事主体，或许特朗普将越发清晰地意识到美国有必要制定更宏大的、连贯的对叙战略。

一方面，空袭在美国国内得到了包括建制派在内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官员17日向国会汇报了有关空袭的具体情况，共和党的反应主要是积极的，他们称赞特朗普行动果决。正如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所言，攻击阿萨德政权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受美国政治建制派欢迎的举动。

另一方面，此举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原因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发动空袭前并未征求国会的意见，这让国会很多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决策过程外感到不满；特朗普在媒体界的一些铁杆支持者认为，特朗普违背了将避免让美国卷入更多国外冲突的竞选承诺；美俄关系或因此进一步恶化。

美国Axios网站援引一位匿名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的话称，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在叙利亚的干涉是“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失败”。他说：“对叙政策是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缩影。我们从未制定连贯的策略，而只有过于简单笼统的想法。我们是基于愿望而非需求或现实可能性来幼稚地选择目标。”

美国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格拉泽表示，站在全球金字塔顶端的美国一直迷恋于其地位，这导致美国采取了激进的外交政策，增加了为边缘利益和非物质性好处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而特朗普既不能也不愿控制这种政策，因为“这也许是能让他有效地迎合美国人膨胀的自

我形象，并且提升自己自信心的方法”。但这种政策并不能切实增进美国的利益，可能还会伤及叙利亚人民。

美朝关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知觉与错误知觉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在与外部敌人打交道时头疼的问题，美国在处理对朝关系时尤为如此，因为错误知觉带来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4月5日登载美国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的文章，对朝鲜半岛问题中美朝双方的认知心理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摘要如下：

知觉与错误知觉是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在与外部敌人打交道时头疼的问题。而美国在与朝鲜打交道时面临的这类问题尤为突出，因为错误知觉带来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美国若要制定成功的对朝战略，必须准确掌握金正恩政权是怎样想的、重视什么以及如何权衡其政策选项。除了解朝鲜的目标外，美国还必须清楚朝鲜官员是如何理解美国目标以及他们是否认为美国的言论可信。

美国需要进一步区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一直以来美国都想要实现朝鲜无核化甚至半岛统一。但随着朝鲜正朝着完全拥有核与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发展，上述目标越发难以实现，因为这不光是需要阻止朝鲜采取具体措施，还要说服它调转方向，放弃已有的筹码。为此，当前更为紧迫的问题不是回答美国想要什么，而是回答美国需要什么。

朝鲜想要从其核与导弹项目中得到什么显然日渐清晰。朝鲜视核武器为其威望来源，想要借此确保生存、阻止美国进攻、甚至统一半岛并且由它控制。但更难回答的问题是，朝鲜是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核武器。如果答案肯定，那么美国在说服朝鲜放弃核武这一问题上并无胜算。

其他行为体的“需要”和“想要”也具有重要意义。韩国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由于冲突具有溢出效应，韩国更倾向于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非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传统上倾向于保持朝鲜及中朝边境稳定，不愿冒朝鲜政权崩塌的风险来推动无核化。但中朝关系近年来有所下降，这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中国到底有多重视朝鲜？

为改变朝鲜行为，美国无论采取何种战略都要重视将威胁与承诺相结合，且二者都必须具有可信度。美国必须向朝鲜表明，怎样做能避免惩罚，怎样能出现更好的结果。此外，只有两国对威胁与承诺的看法一致时，威胁与承诺才具有可信度。

在朝鲜问题上建立可信度尤为困难，美朝双方在劝服对方相信自己的意图时面临着巨大障碍。第一，双方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相互认知仅建立在有限的互动与数据之上。第二，双方对历史的解读差异显著。通过回顾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威胁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历史，朝鲜极有可能判定美国“毫不可信”。第三，双方过去一系列极富煽动性的挑衅与虚张声势也使互信难以达成。

朝鲜对美国可信度的认知将决定美国的战略能否取得成功。无论是“金特会”还是层级更低的交流，外交途径都有难度和危险，因为各自都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对方的行为。要在限制朝鲜核与导弹项目上取得任何进展，就需要让步，而这只能在谈判桌上实现。接触在双边关系中能够降低误解与误判的风险，鉴于美

朝之间的联系非常有限，接触在解决朝鲜问题时尤为重要。任何考虑不周的外交行为都有可能加剧双方的误解，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类似的认知问题也影响着美国的其他政策选择，譬如经济制裁。因为无论制裁能产生何种经济影响，其带来的政治效力仍然取决于朝鲜对美国意图的判断。制裁往往是一种反应性行动，其效果具有滞后性、渐进性，因此反而会鼓励朝鲜加快推进核项目以开始就解除制裁展开谈判。不过，国际经济制裁仍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可信度，因为制裁国包括中国、俄罗斯等朝鲜依赖的国家。但它如何影响朝鲜的政治行为还难以下定论。

在朝鲜半岛问题的知觉“陷阱”中，战争是最重要的一项。即便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也不能保证会在战争中完全获胜，因为这更多地取决于朝鲜对美国意图的判断。如果金正恩坚信美国“无论如何都要摧毁他”，那么他将别无选择而只能发起全面反击。因此，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就必须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表明“一旦朝鲜愿意合作，美国也将停止军事行动”，同时确保朝鲜政权的“生存空间”，否则，朝鲜极有可能会冒更大风险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

总之，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美国需要进一步深化评估平壤的目标和底线，更好地把握朝鲜的认知心理，从而释放准确信号。

美国政治/其他

人们为何要加入党派？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3 月 29 日载文称，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选择加入政党的主要原因是相信该党派的政策对国家有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将对方党派的不利政策列为自己加入政党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76%的共和党人和72%的民主党人表示加入政党的主要原因是该党派的政策对国家有利。71%的共和党人将对方党派的不利政策列为加入本党的主要原因，这一比例高于民主党人的63%。对于存在党派倾向的独立人士来说，其他政党的不利政策是最常被提及的原因。58%的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和57%的倾向民主党的人都表示，倾向该党派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对方党派的政策会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由于对共和党领导人不满而不愿表明自己倾向共和党的人数比例由2016年的52%下降至44%。而在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中，这一比例则由2016年的28%上升至38%。

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纽约时报》网站4月5日载文称，弗吉尼亚州是美国在政治上左转最明显的例子，该州曾经一直是共和党的大本营，但自2010年以来，在总统、参议员及州长选举中获胜的都是民主党，这一转变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却一直被人们忽视——亚裔选民。

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全美亚裔选民投票率仅为27%，但弗吉尼亚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却高得多，位居全美亚裔选民投票率之首。这要归功于民主党具有针对性的战略：设立致力于提升亚裔投票率的专门组织；用其他语种印刷选票样本和投票指南，并在选举前分发；召集会说亚洲语言的志愿者负责电话联络和上门沟通；对亚裔做基本的政治宣传，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就亚裔与民主党立场相同的话题进行讨论，如移民政策、教育基

金和社会服务

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尽管六大亚裔群体（包括中国、菲律宾、印度、越南、韩国、日本），对各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没有一个群体倾向共和党。而此后，共和党变得越发激进和种族化，亚裔也越发倾向民主党。不过，民主党不应认为亚裔选民的忠诚是理所应当的，在平权等问题上，共和党仍然有机可乘。

特朗普否认白宫幕僚长凯利的影响力下降

据 CNN 网站 4 月 8 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了有关白宫幕僚长凯利公信力和影响力下滑的消息，他称“关于凯利的报道又是一桩假新闻”。

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几家主流媒体报道失实。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凯利曾与特朗普因蒂勒森去留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并威胁要辞职。凯利还与“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因特朗普私人助理约翰·麦肯蒂（John McEntee）被解雇发生不愉快。凯利还曾试图通过不同方式控制外界与特朗普的接触，特朗普因此开始忽视凯利。

凯利与特朗普不和的传闻一直在华盛顿政坛盛传。据美联社此前报道，凯利难以驾驭其性格冲动的“老板”，而“老板”特朗普则不愿其顶级幕僚参与关键决策。对于辞职传闻，凯利回应称，自己有责任协助总统落实议程。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民众如何看待民主制度？

继运用大数据分析美国民众在特朗普执政首年关注哪些问

题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科技创新中心主任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M. West）等人再次运用大数据分析了美国民众这一年多来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看法。

韦斯特表示，民主在美国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人抱怨总统特朗普破坏了美国的民主。韦斯特等人利用特朗普执政头14个月的谷歌搜索数据和事件史分析，通过研究公众对民主、假新闻、金钱与政治、道德、法治及重要政治制度等话题的感兴趣度，来判定美国人近来如何看待民主。分析使用的是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3日的谷歌搜索数据，以每周搜索数据为单元。

关键词：“民主”

公众对民主的兴趣在2017年4月初达到最高点，当时美国向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以此报复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的行为。由于袭击行动事先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这引发了民众对代议制政府和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的担忧。此外，2017年8月一辆汽车碾过夏洛茨维尔的抗议游行人群、导致一名无辜抗议者遇难，公众对民主的兴趣再次飙升，人们对社会分裂和言论自由尤为感到担忧。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没有谴责种族偏见而加剧了种族仇恨。

关键词：“假新闻”

指责媒体传播“假新闻”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主题。几次事件引起该词语搜索量大幅增加。譬如，2017年1月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CNN记者散布“假新闻”，同年6月CNN撤回一篇关于前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的报道，以及今年1月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上给他认为报道不实信息的新闻机构颁发“2017假新闻奖”。

关键词：“富豪”

多年来，美国民众对金钱与政治的关系的担忧一直存在。在

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对“富豪”一词的搜索量波动较大。民众对该词的兴趣主要受到媒体报道的驱动。2017年11月，一份被称为“天堂文件”的财务报告遭曝光，披露了全球知名企业和多国政要的离岸利益，美国民众对“富豪”的兴趣也达到最高峰。

关键词：“道德”

美国民众对道德方面的担忧在特朗普执政首年也很普遍。2017年5月，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后，对穆勒的搜索量达到峰值。此外，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评论人士批评他没有将商业利益与政治职务分割之后，“利益冲突”一词的搜索量均攀升至最高点。

关键词：“问责”

特朗普一系列引发争议的行动也备受公众关注。譬如，当特朗普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且暗示自己可能有二人对话的录音时，“问责”一词的搜索量剧增。此外，“me too”反性骚扰运动的兴起也将该词的搜索量推至最高点。

关键词：“法治”

民众对法治的兴趣也出现过几次峰值，主要发生在联邦法官去年2月份推翻特朗普最初版本的旅行禁令，特朗普8月底赦免备受争议的亚利桑那州警长乔·阿尔帕约（Joe Arpaio），以及今年1月底特朗普首次发表国情咨文之时。

总而言之，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来，公众对民主的关注度因局势变化出现过几次大幅波动，关于民主、假新闻、金钱与政治、道德、法治和政治制度的搜索量大幅增加。公众对美国民主关键原则感到担忧表明，对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保持警觉具有重要意义。从很多方面看，当前美国人担心的是社会分裂、政治极化以及公众普遍不信任美国政治体制。

此外，跨党派机构选民研究小组（Voter Study Group）最

近的一次调查显示，美国人并未对民主失去信心，自2014年以来，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比例上升了10%，由73%增至83%。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搜索数据具有局限性。第一，这些数据是高度聚合的，无法按年龄、性别、种族或其他重要人口类别进行分解；第二，数据衡量的是对某个话题的兴趣度，而不是支持或反对的态度；第三，数据受到用户搜索的关键词的影响。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